

国家社会科学 (2000—2001年) 基金项目

王继荣 著

“卡夫丁峡谷”理论 与东方社会道路问题再研究

兼论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科学出版社

“卡夫丁峡谷”理论与 与东方社会道路问题再研究

兼论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王继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夫丁峡谷”理论与东方社会道路问题再研究：兼论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王继荣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

ISBN 7-5004-2318-7

I. 卡 ... II. 王 ... III. 社会主义-研究-东方国家 IV. 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657 号

责任编辑 田 文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 页 2

字 数 153 千字

定 价 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卡夫丁峡谷”理论与东方社会 道路问题再研究

——兼论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成果简介

本课题的主要内容：第一章，“卡夫丁峡谷”问题与“跨越论”；第二章，关于东方社会道路；第三章，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对“跨越理论”的验证；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解开“东方社会道路”之谜开辟了新的途径。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基本结论：东方社会可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马克思晚年的有关论述和苏、中等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依据，认为已经“成功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然而，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和现实困境却向上述观点提出了挑战。马克思晚年是否提出过系统的、科学的“跨越理论”，并以此替东方国家创设了一条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所谓“东方社会道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不是“成功跨越的典范”，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什么？本课题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遗产、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历史的、逻辑的理论探析。其基本结论是：第一，马克思晚年并未形成系统的、科学的“跨越理论”和“东方社

会道路理论”，但却为后人留下了继续探索“跨越”这一历史课题的思维路径和理论指向；第二，20 世纪的社会主义虽然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结果，但却是东方社会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制度的伟大预演；第三，循着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已为东方社会开辟了一条“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

项目主持人：王继荣

单位、职务：甘肃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

目 录

第一章 “卡夫丁峡谷”问题与“跨越论”	(1)
一 马克思提出“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缘由 和理论指向	(2)
二 “跨越”的实质是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	(23)
三 “跨越”设想的理论误区与实践启示	(29)
第二章 关于东方社会道路	(34)
一 关于“东方社会道路问题”	(34)
1. “东方社会道路”是后人附加给马克思的	(35)
2. 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的动因	(39)
3. 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的兴趣所在	(47)
二 马克思晚年理论视野的历史考察	(50)
1. 马克思晚年理论关注的重心仍是西欧	(50)
2. 从马克思晚年的理论著述来看,其理论重心也 未离开西欧	(56)
三 马克思不可能提出科学的东方社会 道路理论	(58)
1. 缺乏创造这一新理论的理论材料	(58)
2. 没有东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基础	(62)
3. 当时不具备回答东方社会道路问题 的历史条件	(65)
第三章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对“跨越理论”的验证	(72)
一 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质	(73)
1. 苏联、东欧、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特殊历史	

条件的产物	(74)
2. 苏联、东欧、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	(83)
3.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究竟“跨越”了什么	(86)
二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一个历史 之谜	(89)
1.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	(89)
2.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困难	(91)
3. 20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重大挫折的原因和 教训	(92)
三 社会主义的现状与历史走向	(97)
1. 社会主义运动已进入低潮	(97)
2. 处于优势的资本主义	(108)
四 当代社会主义的战略选择和复兴之路	(118)
1. 在国际关系中：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118)
2. 在经济上：积蓄力量，发展自己	(119)
3. 在政治上：稳住阵脚，以待时机	(120)
4. 在文化上：兼收并蓄，以我为主	(122)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解开“东方社会道路” 之谜开辟了新的途径	(125)
一 关于“跨越论”的争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社会性质	(126)
1. “跨越论”争论的理论焦点	(126)
2. 引发这场争论的原因探析	(128)
3. 这场争论引发的深层次理论问题	(130)
4. “特殊形态社会主义”说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40)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东方社会道路的开拓 性探索	(144)
1. 马克思“跨越设想”仅限于俄国	(146)
2.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人类探索东方社会	

道路的伟大预演	(148)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已经走出了 一条中国式的东方社会道路	(149)
三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 努力 开拓“中国式”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	(154)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目前仍在继续社会 主义实践的唯一成功的典型形式	(154)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东方社会道路的创造 性实践	(155)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驶向科学社会主义的 历史之舟	(156)
附录一 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61)
附录二 卡·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四封复信草稿 (初稿、三稿)	(165)
附录三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俄文第二版序言	(184)
附录四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跋”(节选)	(186)
参考文献	(194)
论文 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的哲学思考 (王继荣)	(199)
浅论社会主义的现状与历史走向(王继荣)	(209)
走出“东方社会道路”的理论误区 (王继荣)	(219)
后记	(230)

第一章

“卡夫丁峡谷”问题与“跨越论”

“卡夫丁峡谷”问题是马克思于1881年提出的。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俄国社会活动家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和三稿中分别提及这一问题，原话是：“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①“卡夫丁峡谷”是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一个峡谷的名称。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且强迫他们通过“牛轭”，以此羞辱战败被俘的罗马军人。古罗马人把这种遣散战俘的方式称为“轭门下的遣送”^②。“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马克思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使用过，1853年7月马克思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说这是欧洲的退却，那么这还不是一般的战后的退却，而是可以说通过卡夫丁峡谷。”^③其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分别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多次使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5—436页。

② 转引自杨木《马克思的“通过卡夫丁峡谷”用典引读》，载《开发研究》2001年第4期，第4页。

③ 转引自杨木《马克思的“通过卡夫丁峡谷”用典引读》，载《开发研究》2001年第4期，第4页。

由“卡夫丁峡谷”的历史故事演绎成“卡夫丁峡谷问题”，则是后人对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内容理解上产生的分歧，并引起争论而形成的。在争论中，“卡夫丁峡谷问题”又进一步演绎成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否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所谓“跨越论”。

那么，马克思何以在他的晚年提出“卡夫丁峡谷”问题，“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何以被改换成“跨越论”，“跨越论”是否是一个符合马克思语意的科学命题，实践是否为“跨越论”提供了事实依据？本章将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一 马克思提出“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缘由和理论指向

1872年，马克思《资本论》俄文版第一卷出版，立即引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原理。

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展，世界历史似乎给人们展现出如下情景：资本主义的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向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作为一般发展阶段和自然过程，任何国家只要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不可避免地要重复这一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页。

阶段”^①。对此，俄国的思想理论界形成了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以茹柯夫斯基为代表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认为《资本论》对上述规律的揭示表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因此，俄国应当“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②。

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民粹派，认为《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而“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可比拟地更接近社会主义”，因此，俄国可以借助其未被破坏的村社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米海洛夫斯基和其他民粹派一样，只承认《资本论》的逻辑力量，而否认《资本论》这一科学巨著在俄国的有效性。

而俄国著名文学家和社会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虽未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但“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③。

显然，前两种观点都试图以《资本论》为依据证明自己有关俄国未来走向的理论的正确性。然而，正是他们以相同的论据得出了几近相反的结论，这不能不引起《资本论》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

者马克思的严重关注。在仔细阅读和分析了上述观点后，马克思于1877年11月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附录一），批驳了发表在该杂志1877年10月号上的俄国国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中的错误观点和对《资本论》科学思想的严重歪曲。

马克思指出，米海洛夫斯基理论上的失足之处在于：把《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进程套用到任何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那些并未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不顾条件地认为俄国也必须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形式先迫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①，然后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后再进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强调指出，《资本论》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进程是有条件的，不是通用于一切地方的法则。他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② 因此，不能“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8页。

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①。

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如果“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的观点，马克思表示了有条件的赞同。马克思肯定了他对俄国社会主义发展前景探讨的价值，认为他的思想中不乏真知灼见，如集体主义和协作社的精神、在农村公社中使用农业机械和科学成就等。然而，马克思这封极富思想内涵和科学真理的信当时并未发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马克思的文件中发现了这封信，并于1884年3月6日复制后寄给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查苏利奇。1886年这封信公开问世，1888年在俄国正式发表。

由于马克思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未发出，四年后的1881年2月16日，流亡日内瓦的俄国社会活动家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再次就上述争论向马克思求教。查苏利奇信的内容如下：

您不会不知道，您的《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尽管该书被没收了，保存下来的本子数量不多，但是我国或多或少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中有很多人都在阅读和反复阅读它，而那些严肃认真的人则在研究它。但是，看来有一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事您是不知道的，这就是您的《资本论》在我们关于俄国土地问题和我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您了解得比谁都清楚，在俄国这一个问题是多么重要多么引人注目。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这您是知道的。我国的进步书刊，如《祖国纪事》在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尤其如此，甚至我国革命的社会党人个人的命运也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究竟如何。

二者必居其一。或是这种农村公社在摆脱了国库的漫无节制的要求、摆脱了偿付给地主的款项以及当局的蛮横专断以后，能够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在集体原则的基础上，逐渐组织自己的生产和产品分配。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社会党人理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公社的解放及其发展。

如果与此相反，公社注定要灭亡的话，那末社会党人本身就只能去进行多少有些根据的计算，以便确定再过几十年后俄国农民的土地才会转到资产阶级手中，再过几百年后资本主义在俄国才能达到西欧那样的发展水平。那时他们就只需在城市工人中间进行宣传了，城市工人将经常被因公社瓦解无以为生而到大城市里找工作的大量农民所淹没。

最近以来我们经常听到一种意见，说农村公社是一种陈腐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而言之，所有一切最不容争辩的东西，都已断定这种陈腐的形式必然灭亡。宣扬这一论点的人，都自称是您的真正的门徒，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最有力的论据是：“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有人反驳他们说：“你们是用什么方法从他的《资本论》中推论出这一点的呢？他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分析土地问题，也没有谈及俄国啊。”

您的门徒们回答说：“要是谈到俄国的话，他是会说这个话的。”……也许，他们有些过分大胆了。

公民，因此您会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会使我们感到多大的兴趣，要是您肯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要是您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末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

公民，我以我的同志们的名义，恳请您给予我们这种帮助。

要是时间不允许您就这个问题比较详细地阐述您的思想的话，那末敬请您至少以书信的形式谈些您的看法，同时还请允许我将它译出来在俄国发表。

……

在这封信中，查苏利奇大致表述了如下思想：（1）她告诉马克思，《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并充分肯定该书在俄国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2）她告诉马克思，俄国进步书刊，如《祖国纪事》在继续发挥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前途的两种命运的思想。查苏利奇认为，这个问题对俄国革命党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3）她告诉马克思，在俄国大肆宣扬农村公社必然灭亡的人，都自称是马克思的真正门徒，是马克思主义者，其理论根据均出自马克思的《资本论》。（4）请马克思对如下两

个问题发表看法：一是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二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5) 恳请马克思如对上述问题还没有比较详细的思想的话，可以书信的形式谈些看法，同时还允许她将它的译出来在俄国发表。

在收到查苏利奇的信后，马克思即以极大的兴趣和精力投入到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在短短的 20 多天时间里，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时，曾先后拟了四封草稿（见附录二），其中第四稿马克思复抄了一封作为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该信马克思是否寄出，查苏利奇是否收到并作何处理，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

“卡夫丁峡谷”问题出自马克思致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和第三稿中（见本书附录二）。在“初稿”中，马克思就查苏利奇来信中涉及的问题，特别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和分析，主要表述了如下五个问题：（1）马克思指出，《资本论》中关于资本“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2）从历史的观点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3）指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4）俄国“‘农村公社’目前正处在危险境地”。（5）许多“破坏性影响”，“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卡夫丁峡谷”一语分别出现在第（2）、（3）中。

在（2）中，马克思写道：“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

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① 在（3）中，马克思在重复了俄国农村公社的特殊性〔与（2）所写的意思大致相同〕后写道：“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② 在这段话的后面，马克思再次写道：“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广泛地在全国范围内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耕种。”^③ 紧随初稿的“二稿”，其内容和结构与“初稿”大致相同，但未提及“卡夫丁峡谷”问题。

“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再次出现是在“三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问题，指出：“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④ 接下来，马克思写道：“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5—4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0—451页。